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編 農 靜 臺

於 關

魯 迅 及 其 著 作

臺 靜 農 編

序 言

我在最近的期間，約有一月工夫，能將這幾年來一般人士對於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的觀察，感想和批評搜集起來，這在我是一件很能慰心的事，因為我完成了我所願意完成的一部分工作，雖然我並不知道別人對於這事的意見如何。

有一兩篇文字，在我個人是覺得並非無意義的；還有國外的人，如法國羅曼羅蘭對於法文譯本阿Q正傳的評語，和這一篇的俄文譯者俄國王希禮君致曹靖華君的信，日本清水安三支那的新人及黎明運動中關於他的記載，以及最近美國巴特勒特去訪問他的時候的重要的談話，本來都擬加入，後來却依了魯迅先生自己的意見，一概中止了，

但反而加添了一篇陳源教授的信。

我搜印這一本書，也並沒有什麼深意：第一，只想愛讀魯迅先生作品的人藉此可以一時得到許多議論和記載，和自己的意思相參照，或許更意味些；第二，這裏面有揄揚，有貶損，有謾罵，在同一的時代裏，反映出批評者的不同的心來，展開在我們一般讀批評文字的人的眼前，這是如何令人驚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呵！

最使我高興的，是陳源教授罵魯迅先生的那種「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的精神。我覺得，在現在的專愛微溫，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進的中國人中，這種精神是必須的，新的中國就要在這裡出現。我們只要一讀吶喊和以後的其他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也曾將這種精神不獨用在熱風和華蓋集的一些短文裏，小說中尤其表現得清楚。每個人物，在他的腕下，整個的原形

就顯現了，絲毫遮掩不住自己。我愛這種精神，這也是我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

靜農。一九二六，六，二十。

目 錄

魯迅自叙傳略·····	一
訪魯迅先生(曙天女士)·····	五
魯迅先生(張定璜)·····	一一
魯迅先生(尙鉞)·····	三一
致志摩(陳源)·····	三五
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	四七
讀吶喊(雁冰)·····	五三

讀吶喊(Υ生).....	六三
吶喊的評論(成仿吾).....	七一
吶喊(馮文炳).....	八五
魯迅的吶喊(玉根).....	八九
吶喊(天用).....	九五
我所見於示衆者(孫福熙).....	一〇五
魯迅先生撰譯書錄(景宋).....	一一五
魯迅一九二六年畫象(陶元慶作).....	五
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林語堂原本).....	四三

魯迅一九〇三年照象(在日本東京)·····	七一
又一九一二年照象(在紹興)·····	一〇五

魯迅自叙傳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

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一九二五年六月，語絲所載）

訪魯迅先生

曙天女士

——斷片的回憶——

孫老頭兒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我和S哥都喜歡同他玩。

人們都說孫老頭兒是日本人，因為他是一個矮子，而且，臉上養了東洋式的鬚鬚。當他在戲園裏看戲的時候，茶房們對他囉囉，他置之不答，於是茶房們便說，「呵，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

真的，孫老頭兒活像個日本人！

S哥是很好喫的，我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喫精」。他最喜歡上館子。

然而孫老頭兒的好喫，大約不亞於S哥罷，因為S哥要上館，孫

老頭兒總是贊成的。

那天，是深秋的一個正午，他們倆兒又要上館去了，我也只好同去。

大家都喫飽了以後，便照例要想玩了。

「到那裏玩去？」S哥問。

「訪魯迅先生去！」孫老頭兒說。

「好的！」我贊成地說。

我的腦中開始想像我理想中的魯迅先生了。我讀過他的吶喊，而且讀過不止一次。我想像中的魯迅先生大約是很沉悶而勇猛的罷。我覺得吶喊的味是辣而苦的，然而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總愛讀他。

在一個很僻靜的胡同裏我們到了魯迅先生之居了。我們敲門，便

有人來開，孫老頭兒先進去報告了，我和S哥站在院裏；院裏有一棵棗樹，是落了葉子的。

房門開了，出來一個比孫老頭兒更老的老年人，然而大約也不過五十歲左右罷，黃瘦的臉龐，短鬍子，然而舉止很有神，我知道這就是魯迅先生。

我們都走進魯迅先生的臥房了。

這是一間並不寬大的臥房，房門的右邊，擺了一個書架，然而書架上的書籍並不多。接着是一個桌子，這就是吶喊的作者的著書桌罷。桌的旁邊接着一隻箱子。箱子上也雜亂地堆了些書籍，臥牀是靠着的後牆的，這是很簡單的臥牀罷，因為是用兩隻板凳和木板搭成的。

我和S哥坐在房的左邊的椅子上，孫老頭兒坐在牀上。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我訪過魯迅先生的令弟啓明先生，啓明先生也是愛說笑話的。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啓明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也笑，這是他們哥兒倆說笑話的分別。

魯迅先生端出一匣餅干來了。

「剛纔喫過飯。」我說。

「喫過飯便不能喫餅干麼？」魯迅先生說。然而孫老頭兒與S哥已經開始大嚼了。

因為知道我是喜歡繪畫的緣故，魯迅先生找出一冊冊的德國名畫來。

我不懂德文，所以只能看畫。

然而畫上有蛇，我怕蛇，連畫上的蛇也怕看。

「繪畫的人是不能怕蛇的！」魯迅先生說。

我羞慚而微笑了。

魯迅先生對於歐洲名畫大約看得很多的。他說繪畫的 *Designer* 很要緊。然而中國的繪畫者大都對於 *Designer* 不下工夫！

大家亂七八糟的談了半天。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愛聽笑話的人，最好親自到魯迅先生那裏去聽。

（一九二五年一月，京報副刊所載。）